

## 「窗內的歌聲」後記

·老六·

在母親五十二歲的生日能够出版這本集子，心裡感到莫大的安慰。做母親的孩子做了二十多年，一直這樣安穩的過去，雖然常常想到母親的皺紋漸深，頭髮漸白，但為了一個理想和一個期望，不得不忍住一些憂愁和一些煩惱。

有時看到母親流淚，我的心也流淚。但想到母親只有一個孩子，而那個孩子在她瞳孔中且有着深深的倒影，我便會拭去淚水，會更堅強地站立起來，笑着面孔迎向世界。

我跟了母親二十幾年，我一直是快樂着，而母親卻不會快樂過。想來母親也是够不幸的，從六歲做養女就一直奔波到現在。可是她總是一個人奮鬥，一個人掙扎，雖然有時她會流淚，但她總是不會低頭。想到這些，我就有一種抖擻的感覺，一種不敢回顧的意念。

忽然想到母親的生日到了，也忽然想到送給母親一份禮物——一份永恆的禮物。因此，我想到收集六年來的作品，挑選二十五首出版一本集子。

我不管會有多少人看到這本詩集，我只要母親看到就好了；我不管會有多少人對我微笑，我只要母親對我微笑就好了。我相信母親會微笑的（雖然她很久沒有笑過），因為她會聽到她的孩子正親切地呼喚她，在她的生日。

不過，這本詩集的經費也够傷我的腦筋，所幸同班黃炳祥同學給我很大的幫助，使我有信心來克服這個困難。這些日子我們共同多方奔跑，共同辛苦地策劃。想到這裡，直到深夜都不能入睡。非常感謝黃治國學長為我設計這樣美的封面。也感激楊正雄兄來信鼓勵和多方指導。

最後，我對大家的愛護和關懷都表示萬分的感激，我沒有什麼可以報答諸位的，在此，謹以這本詩集贈給您們——喜歡我和被我喜歡的人們。

朱司令不但沒有生氣，還伸着手，笑着說：「你啃呀！使力啃！咱不痛……」

話還未說完，就被徐彩虹迎胸用頭一撞，一屁股坐跌在地上去了。

躲藏在床下的余大宏，見一個屁股落下地來，看準是朱司令了，就連開了三槍，把這個軍閥打死在地上。表弟劉少亭，也在這時對準小門放槍；余大宏從床下爬出來，又對準朱司令的頭頂，補發一槍，打翻了煤油燈，往門外就跑。

小門口的衛士，聽到槍聲，推開小門，見後山上放槍，不知是兵變還是被人包圍，不敢衝進小天井來。余大宏就在這時，奪門而去，逃往後山去了。

表兄弟兩人逃離了徐家祠堂，二十分鐘之後，才聽到一陣陣的機槍聲，對準後山發射。那裏還能射中這兩個青年呢？

余大宏和劉少亭星夜摸回余家莊，不敢露面。過了幾天，風聲很緊，表兄弟兩人，就移往深山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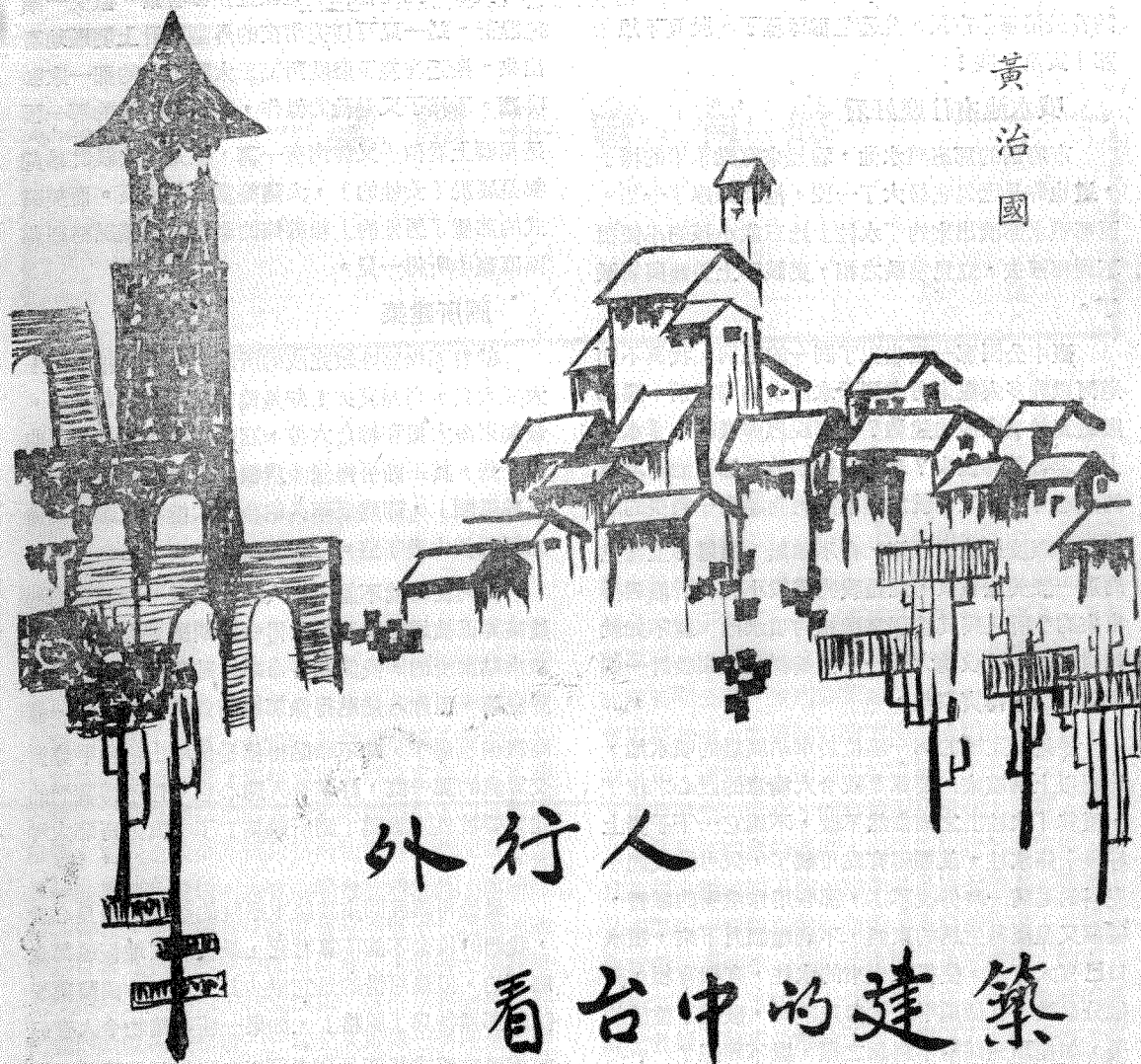
村躲避去了。

又過了十多天，劉毛牛大伯，從劉家莊趕來，說新換來的司令叫孫國英，強迫百姓，家家擺香案歡迎他。那孫國英是朱雄的同學，聲稱要替朱雄報仇，先把徐占魁，李五娘和林副官槍斃了，又接收了徐彩虹，算是肥水不落外人田。現在正在東村捉人，說要尋找「真兇」；但是，總得起兩百塊袁大頭的中產人物，通通釋放了。關着的是幾個窮人；傳說將來要在窮人中，胡亂指定幾個人是「真兇」；又說大戶人家的錢多，要慢慢的才榨得出來。所以，還關着幾個大地主。看樣子劉家莊也不能倖免，每一家的「當家人」都逃跑了。

劉毛牛大伯的意思是說，劉少亭和余大宏必須遠走高飛，不要給軍方知道，以免害著余家莊。表兄弟兩人還想去刺殺新司令孫國英，聽到毛牛大伯說，孫國英早有防範，去也殺不掉他。

余大宏和劉少亭，祇好步行到長江北岸，偷渡銅陵，搭民船到蕪燕，換船到上海去了。

黃治國



## 外行人 看台中的建築

臺中是個好地方，既少大都會的聲色犬馬，也不若鄉下之平淡無奇！可以說是大小適中，鬧中有靜，靜中又可以取鬧，怡到好處。加以空氣新鮮，無煤煙之災，一年到頭，多的是風和日麗的好天氣，不像臺北又擠又亂又髒。既沒有基隆的連宵悒雨，也沒有新竹的飛砂走石，正是您可以安心向學的理想所在。

但是臺中沒有像樣子的建築，沒有一座能令您賞心悅目的傑作，走遍大街小巷，儘管市井繁榮，新厦林立，却沒有一座值得駐足三看的。

且看用紅磚建成的臺中車站，大概要數臺灣最

老式的車站之一了，它那紅裡透黑的外層，紅色的成份比黑色的成份要少，整座建築一無特出之處。位在臺中附近的幾國衛星城鎮如員林、彰化、豐原等都已先後改建完成，不知鐵路局那一天才能輪到向臺中車站開刀呢。

公路局總站當年建成的時候，據說很受各方讚賞，譽為最標準的公路車站之一，現在看來，也還不錯，不過就建築物論，它還是屬於小型的，不值得多談。

談到我們的衙門——臺中市政府大廈，那灰色的外表，雖幾經粉刷，仍掩蓋不了它的龍鍾老態，